

# 集歌者尊巴日勒密

著原文藏自譯基澄張

## 第卅七篇 薩來娥的故事

一時，尊者密勒日巴由雅龍腹崖窟向哦貢方面行去乞食。他在那新休息了半日後，繼續行至諾刹，看見一位年約十六歲的少女，眼睫毛黑得發光，金黃色的頭髮亮閃閃的光耀照人。她穿著一身非常講究的衣裳，滿飾著各種美麗的珠寶。這時她正從家中出來打水。尊者就對她說道：「女郎啊！今天早上請你佈施我一頓早餐好嗎？」

女郎說道：「我們住在大路口的上人家，如果向所有的乞食者作佈施，那麼自己什麼事也不要作了。」說著不顧尊者走向屋去。尊者就席地而坐，也沒有離去，（就在那女郎的宅外坐了一夜。）

當天夜晚，女郎作了一個很好的夢。清晨起來回思此夢，不禁想道：「如果佛陀披上一件人皮混在人群中，誰也認識不出來呀！尊者密勒日巴其實就是佛陀。昨晚所作的夢，我想一定是他的慈悲加持力的緣故。我要快出去看看！」於是就携帶著食物和菜點來到尊者的面前，奉上早餐供養尊者。

女郎問道：「瑜伽行者啊！你是誰呀？」

尊者答道：「我是一個向鄰居們乞食的行者。」

女郎問道：「啊呀！你大概就是住在雅龍腹崖窟的密勒日巴尊者吧！」

尊者道：「這樣說也未嘗不可。」

女郎聽了，全身就像融化了一般，信心湧生，全身汗毛直豎，立即跪倒向尊者禮拜，說道：「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作了一個非常吉祥的好夢。」

尊者問道：「怎樣的夢呢？」

女郎道：「我夢見，我的房中有一對沒有光亮的日月。同時東方升起了一對日月，它們的光明照在我的日月上面。我的日月也因此而放出光芒來了。最後我的一對日月移向東方的那一對日月，與他們合併成一起，整個世界因而都變得清亮光耀異常！我如果隨您去做您的徒僕，不知能否學得佛法麼？」

尊者答道：「我想大概可以吧！」

於是尊者就以三昧力加持此女，然後回返雅龍的腹崖窟。

過了不久，這女郎帶著一個友伴前來朝謁尊者，請求尊者傳法，並以一顆金子作為供養，以歌

稟曰：

「嗟乎！瑜伽惹巴尊。已具殊勝成就者，當我觀察此身時，覺彼無常似朝露，

念此憂戚心不適。我觀伴侶親眷時，悟彼實如象客商，不久離去難常聚，

念此憂戚心不適。我觀血汗財寶時，恰似勤蜂所聚蜜，為他人忙終成空，

念此憂戚心不適。我觀鄉里家園時，悟彼實如大牢獄，惡業罪行之淵藪，

念此憂戚心不適。白晝張目細觀察，入夜迴思難入寐。  
往劫積福善業力，今生幸獲此人身。歲月不住遺我去，  
衣食三餐光陰逝；分秒步步近死亡，終如朽木埋荒墅。  
此命繫於出入息，息如晨霧消太虛。小女念此心悲戚，  
愁憂盈盈不勝哀。輾轉反側難入寐，特來尊前求法要。  
噫嘻！慈父大尊者。祈示本尊勝妙法，祈哀納受佑護我，  
恩賜加被傳正法。」

尊者暗忖：「她能夠從此放下一切來專心修持嗎？我要先考察她一下，看她是否對世法仍有眷念。」於是就對她說道：「你的金子我不需要。像你這樣的富家小姐是很難專修佛法的吧！一百人學佛，却難得有一人能夠貫徹始終的。所以我想現在乘你年輕的時候，還是從事於世法的好！聽我歌曰：

恩師馬爾巴足前禮。

高高妙喜天國中，有一群花之妙苑，朵朵爭艷吐芬芳；  
如天花甚稀有，人間蜜蜂難採吸，獲此百中難得一。  
閻浮須彌之北方，有一妙池具八德，能滌罪業及習氣。  
（如斯天池甚稀有），凡世鳥禽不能及，近彼百中難得一。  
菩提道場之北方，有地盛產栴檀木，能治各種之鬱疾。  
（如斯妙藥甚稀有），得藥患者百難一。北方皚皚有雪山，  
藏尼兩國分界處，自生哇帝<sup>①</sup>聖佛像，能爲苦冢作依怙。  
（如是聖像甚稀有），無緣之人難朝謁；百千萬人往朝禮，  
淨信之人難覓一。輪迴無邊大海中，盡是可愍疾苦衆，  
三塗道中任飄泊，得人身者有幾人？縱然倖得暇滿身，  
難能勤聚無漏福。百千具福有暇人，爲慾所遷成空過。  
縱有寥寥晨星者，幸得暇滿之入身，幾人又能修正法！  
趨入安樂幸福道？得法要者逾百千，能持戒者有幾人？  
父師惟一恩佑故，我見諸法盡成金，汝之金顆我不需，  
此曲五喻具六義，爲汝具信作此歌。汝今雖然有信心，  
此信易變難堅固，如今返家爲上策。今後心常念佛法，  
服侍愛侶如事天，還兒女債善教養。高牆大宅勤修補，  
善理田園莫使荒，看護牛羊如愛子。上供三寶及上師，

下濟貧苦予眞慈，中間善待岳父母，和睦鄰居與鄉人。  
時常祈禱我老密。發願常遇佛陀法。祝汝長壽得吉祥。」  
女郎立即跪下向尊者頂禮後說道：「我一念及輪迴之過患，  
就從心底深處湧出一股不可抗拒的學佛情緒，對這個世間的一切  
毫無貪戀了。理由是這樣的。」隨即歌道：

「敬禮大恩尊者足，學法成就祈加持。惹巴大聖祈垂聽，

小女有言稟尊者，真假誠僞祈察鑒。

我心愚癡甚迷茫，常惑人生應何之？獨自思惟此生時，

此命無常刻我心！自離娘胎迄如今，親見老少多人死。

嗟乎！此命如朝露，光陰不留步墳塚！走遍天涯與海角，

不死之地未嘗聞！我命無常總須死，心達此理無少疑。

死後何往投何處，不由自主不自知！念及惡道之苦時，

身感痛慄極怖畏。竊思所謂「人生」者，無非爲家作奴隸，

身心力竭求活命。恩重父母棄腦後，跟隨陌生男子去，

一旦墮入三塗底，超生解脫極難能！有時暗底自思維：

父母資財陪嫁去，終生爲人作奴婢。如是人生有何義？

終身依靠生死伴，初逢笑掬似仙子，後成怨鬼似惡魔。

終如醉象踐踏汝，念此心悲難自己！是故小女立堅志，

終生學佛修正法，誓建無死定慧宅！如來眞身及金言，

能生淨信增善業。世間田宅諸瑣事，徒勞身心無義利。

或爭土地或爭水，或爭是非或爭人，念此我心悲嗟生，

決志學佛修正法，如犁生田鍛身心！若能常持菩提心，

福德（智慧）自增長。如若貪求世財物，守牧牲畜招損惱。

初時貪心似火熾，隨即我慢起妬忌，終結仇怨意難安。

念此我心悲嗟生，決志學佛修正法！願以大悲護群生。

已過如山積不見，他過秋毫亦明察，（因此攻訐鬥爭起），

人間安得有和睦？清淨無垢如佛陀，罪人亦見有過失，

此乃鬥諍之主因。人心險詐難捉摸，念此我心悲嗟生，

立志學佛修正法！求見自心本來面！尊乃佛陀之化身，

見一切境如黃金，不見非有亦非無。惟我小女世俗人，  
願供此金息自貪。衆生貪心極大故，佛陀叮嚀應對治。

一切財物本如幻， 慨施能使福德增。 諸佛教人勤佈施， 小女耳聞如是云。 故今至誠奉此金， 祈尊作我依止處， 慈悲傳我勝妙法。」

尊者聽畢此歌，就先接受了女郎的金子，然後又把金子送給她說道：「你如果決心不顧生死的去修法，那你就是已經趨入了佛法之門。現在你就準備對上師和本尊作一個會供吧！」

女郎於是就準備了一個廣大豐盛的供養。尊者就先傳她顯教的居士戒，和密宗的灌頂。為她取名為薩來娥，又傳給她各種口訣，命她去修行。不久她就產生了種種的暖相功德，堪能（獨自）山居修持了。

尊者就對她說道：「你的堅毅力和信心都使我非常歡喜。你現有的覺受和證悟已經堪能獨自到深山中去修行了。你現在就去獨自修行吧！在我們下次會晤以前，你要常常記住我這些心要的咐囑。」隨即歌道：

「具相上師大慈悲， 作救作歸惟三寶， 空行護法悲願深， 以上為汝歸敬處。 此歌雖然乏伴奏， 言具傳承大加持，

開顯諸佛之心要。 應拭汝心明鏡垢， 深觀無染虛空性。 依止歷代各上師， 諸大成就加持力。 汝今可往深山去， 獨居隱處勤修持！ 山居之要應攝心， 以自在心觀體性。 觀心之要應如是， 我今為汝明宣說， 專心注聽薩來娥！

汝初入門學佛法， 即得信心不動搖， 此實甚難極稀有！ 上以高山作譬喻， 應不動搖習坐禪， 如佛功德出生時， 苦樂負擔自消除。 下以流水作譬喻， 汨汨不斷修持去！

上師加持入身時， 信心自然常相續。 以彼虛空作譬喻， 應離中、邊、而修觀， 洞見實相正義時， 以彼日月作譬喻， 應離明暗而修觀， 方便智慧即雙融。 大悲自然遍一切。 以彼大海作譬喻， 證悟有情皆母時， 堪為口訣法器時， 必於本體得堅信。 於內觀察自心時， 應離言詮而修觀， 顯境皆成佛理時， 一切學處皆自心。

一切時、地、威儀中， 不斷佈施資糧足， 清淨戒律作莊嚴，

常披忍辱之皮衣， 跨騎神通之精進， 奔赴禪定之聖城， 以智慧寶成鉅富， 不忘酬報上師恩， 以己修證作供養！ 噫嘻具信女弟子！ 以上諸義能明耶？」

女郎聽畢此歌，對尊者的信心又增進了一層，她就準備了一個廣大豐盛的會供，又對尊者作了許多悅意的供養，然後就依師所囑，澈底捨棄今生之一切，前往雅龍的隴境山中去修行。尊者也行脚至亭日的紅崖窟去靜坐。

一天，於清澈的光明中，尊者心生大悲，看見了惹瓊巴，又見到一個水晶的寶塔放出一大片、一大片的刺眼光芒……，原來惹瓊巴因為學了外道的惡咒影響，此時他的紅氣（或陽氣）正發生粗暴難馴和壅塞不暢的現象。尊者付道：「大概是我的兒子惹瓊巴遇到障礙了。」於是就從紅崖高頂窟飛向拉息雪山去！降下的時候，正落在一個名叫惹清山窟之旁的崖上，留下深深的足跡。這個惹清山窟過去原是許多成就者曾經住過的地方。

（不久，）尊者又於光明定中見到惹瓊巴，知道這次的障礙對他的身體和壽命都不會有損傷，只是他的心中會出生許多非法的思想而已。

於是，尊者就向雅龍行去，準備在那一帶去尋找薩來娥。途中，遇見幾個和尚，就向他們詢問薩來娥的下落。他們說道：「最初確實有這樣的一位女瑜伽行者在山洞中習定。她身體也不動，話也不講，就像一個僵屍般的坐在那裏。看起來她好像是修入了邪途了罷！」

尊者付道：「如果能夠這樣，那是功德，並不是什麼過失或邪途。」想着就向薩來娥的住處行進。薩來娥那時也在光明定中看見尊者駕臨，就出洞來迎接尊者。在山谷的中間與尊者相遇，向尊者頂禮問安以後，就一言不發，靜坐一傍。尊者為了察看她的證境究竟如何，當即歌道：

「寂靜山穴獨自居， 心浸正法薩來娥， 最初敬信依上師， 加持入身心成熟， 親嚐妙道甘露味， 於正法教起定信。 精勤修持不懈故， 道證暖相於內生。 違緣障難不生故， 無所詢問亦善哉！ 如彼飽服象毒物， 雖勤修道難解脫！」

麋鹿亦常依山居，黑鳥吱鳴似密咒，  
外道亦修無想定。以上各物雖能此，  
修習手印真大力④，需顯離邊之智慧。  
中陰明體需認持。本來體性真大力，  
明點那打⑤真大力，需離執持諸有法。  
無作任運自清淨，二執之結自解脫，  
汝亦知耶？薩來娥！」

薩來娥就把自己的證悟啓稟尊者道：

「持續金剛持傳承，四部空行為授記，  
沛洛那詔二大師。依彼大師慈悲力，  
譯師馬爾巴大悲力，十方遍結廣大果，  
令我身心解脫者，至尊上師常住頂，  
具大慈悲(普一切)，美名傳佈遍十方。  
至誠淨信祈加持。依於父師恩佑故，  
種種調伏善誘導，皆令趨入正法道。  
未解脫者令解脫。萬千外顯種種境，  
現見明體法性母。此心動變億萬相，  
終必滙歸大海中。一切世間錯誤道，  
當下永斷無疑惑。心契無謬大道故，  
了了分明如實知。上乘下乘之差別，  
有欲難見佛本性，惟依善妙之真言，  
金剛弟兄雁總巴，圓滿行者極殊勝，  
靈慧小女心底處，於彼生起敬佩心！  
無明睡眠漸縮短，禪定觀中心常住，  
原墊軟被與柔枕，我已棄捨有多年！  
無散專一而安住。我有涅槃作伴侶，  
我心已離傲、慢、驕，任運能答各「法問」。  
二無差別心決定，此信須臾不暫離。  
大恩上師祈垂鑒。空行聖象齊聚此，  
尊者聽了此歌，非常高興，對薩來娥說道：「你能由修行中  
出生這樣的覺受，同時對慧觀亦能有如此的悟入，實在是稀有難

得。雖然如此，今後仍應力趨一切智位，常住山洞修行才好。」  
薩來娥依師所囑，不離山洞，終生修行。以後她對佛法和利  
益眾生的事業，都有很大的貢獻，成為法爾解脫的瑜伽母，在尊  
者的四大女弟子中尊為上首。過目不忘的雁總惹巴菩提惹咱曾以  
渠生平之經過寫成傳記。

這是(女弟子)薩來娥的故事。

## 註解

- ① 自生哇底——藏文：Ran·Byun·Wa·Ti。據傳說此佛像乃自天而降，經釋迦牟尼佛親自加持。為最著名的聖像之一。藏人朝禮者甚多焉。
- ② 原文作：Kun·gshi。一般之義為一切種，或一切種識。但亦作諸法本體之「一切根本」而言，此處乃譯為「本體」。
- ③ 揪母——此為音譯，藏文：Gyn·Mo，不知為何種動物。曲結扎巴之藏漢詞典中譯為畫眉鳥，不知確否？按畫眉鳥似不能冬眠，故與善持命氣之說似不符合。
- ④ 真大力——元、明之譯者譯作軍荼利皆音譯也。乃梵文之candali。Candali文變音又為Kunḍalini。故Kunḍalini成為目前一般通常所用之名詞了。真大力過去譯為拙火，似未能盡其所含義，藏文譯真大力為憤怒母。中文中其實「元陽」一詞實較「拙火」為佳，保守的佛學家或許覺得此有與道家之術語相混之嫌，我則認為此乃次要之顧慮。若同指一物則有何不可？此「元氣」，或「陽氣」瑜伽實密乘之所以為密者也。其廣大幽微，非愚淺如我者所敢妄論於萬一。對密宗及道家之論此法者，除虛心的聽受外，實不敢妄所論評也。我亦因畧有此法之實地經驗，及多年閱覽，越覺此法之不可思議及難了也。
- ⑤ 那打——乃種子字收溶於最後之極微細點。梵文nada乃聲音；迴聲、震動聲、吼聲等義，可能起分收攝次第之最後，收攝一切壇城，本尊身於最後之那打時應觀為一種密咒聲，然後聲音滅入空性。此點在我所學過的藏傳密法中，似未提到。僅言那打者，乃最後種子字微細尾尖耳。
- ⑥ 阿杜的——應為「阿哇杜底脈」，即中脈也。